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林近夫

自與公燕中別不得更聞問爲恨方與客醉海棠花下而使者至矣啟牋讀之宛然若面莫州見寄之什宏麗

悲壯一倡三歎他作多稱是文氣奇峻咄咄逼人吾七  
子之後故不乏也公亦知文士運否猶在陽九蒙氣未  
滌伯玉請急遂成高卧明卿憎口頗爾削籍家弟與李  
本寧俱妬金馬三尺地僅一子與碩果耳僕本無勇進  
意謬爲時私叨忝至此今獲賦遂初寧非至願二十年  
斥買法書名畫金石古文典籍至數千卷山園泉石臺  
榭花竹幾奪天造雖先世薄積爲之一掃而區區殘日  
不墮苦海三兒大小俱能讀父書幸於司馬文園白香

山多矣安能更逐人眉眼風塵自沒耶使者言公所領  
郭門之外舊與賊共今賊與民俱盡矣僑治一空城得  
無得嘯歌乎爲作數行凌司馬屬之可即至也

于皂先

僕老矣甚畏時名而邇來爲數名客所困幾欲鑿坏塞  
兌忽得足下書目若滌而醒者已又得足下詩吟賞不  
置口既讀書詞所謂生十有六年語知足下猶未及冠  
也何齒之少而才之老如此記僕年十五時目不知詩

偶爲塾師所強賦寶刀僅就二句塾師異之蓋又三年而始曉開古詩書帙其視足下今日何啻霄壤雖然亦竊有一得以獻夫千里之駒不能無逸蹶也不逸蹶不足徵千里然使負千里而意不免逸蹶終千里累也是在足下勉之而已何日可一面且與兒輩商榷經生業既在世法中不能舍此自見勿謂老人多澹語俗語也詩一篇不足以爾來美聊見鄙賞而已餘不具

又

辱箋教爛然盈紙二詩慷慨可誦知趣寄之深且篤也  
足下既以國士見與僕安敢以凡格報嚮僕所以亟稱  
足下不容口謂足下年少而才高所師法古異日不至  
作噉名客要爲有可以垂後者然謂足下璞也非敢遽  
謂足下玉也玉不琢不成器夫豈唯琢而已其磨礱潤  
澤蓋不可歲月計也今驟讀足下詩其聲若鏗鏘而調  
若高朗者苟銖銖而計之未易屈指訾也詩有起有結  
有喚有應有過有接有虛有實有輕有重偶對欲稱壓

韻欲穩使事欲切使字欲當此數端者一之未至未可  
以言詩也足下文差健而有古意然篇法則未講也句  
法竒然句病乘之字法竒然字病乘之而俱不自覺也  
僕以爲足下且勿輕操觚其詩須取李杜高岑王孟之  
典顯者熟之有得而稍進於建安潘陸陶謝文取韓柳  
兩家平正者熟之有得而稍進於班馬先秦其氣常使  
暢才常使饒意先而法即繼之騷然昆吾之切而後加  
以磨礱潤澤未有不瑚簋者也僕與于鱗撰著可備足



下游藝資耳不可狗而步趨也方苦文責填委又以城  
居不能絕杯勺筐篚之役來卷須俟旬後細批抹荅詩  
書扇併上外一扇附徐長孺可致之

陸山人

令叔來拜手教其辭甚宏典而冲然若有藉於不佞者  
知滄海之不擇流也及讀所草胡陳二先生傳與伯玉  
司馬書而知公志向之定學術之正且紙也今天下爭  
靡於簡易之門高者入於禪廣者流於墨而不自知其

於切問近思實踐之學遠矣邇來識者頗亦憂之大有  
所抨擊然不免負競勝之心既不能窺見其底裏無以  
破其銳而堅吾城不過南牀一白簡耳執事之論探本  
務實之論也賢於歐陽永叔矣僕數竒自放不能爲人  
間完人而又多少年偏嗜墮綺語障今過五十始知悔  
然無及矣執事豈誤聞之而謂其少有知耶太常公死  
節事灼然人口曾於楚中得一書曰磯園雜錄華容孫  
世其筆也所紀與公家辨畧大同執事如有意乎僕雖

不文能爲之傳或叙以章顯之後世似有好僕言者故  
可以也令叔去迫卒卒不竟所欲言仰祈炤亮

彭欽之

嚮者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暫不能甞荅非敢學高坐  
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爲書二跋一歌  
於卷恐不足懺悔而足下盛爲書飾獎之二詩見貽鏗  
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蒲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  
足下指逃禪故有所托近却蒙師真指示玄元一竅欲

拂拭方寸地以凝承之而未能但有十二時中思已過而已呵佛罵祖行逕斷乎不能而足下乃以是推之長孺又從而質之縱貧里人有檀施心其如無寸縷升粟何詩當和緣綺語亦是過中一端第將來終不能已也方苦報書不一

黃玄甫

不腆之文以不能奉揚常侍君嬖行之十一爲懼何自乃勞千里命使檄文之絲與古刻名杯駢貺也周禮擬

筍之商山之橘吾將老是鄉哉常侍君以衣衣我以觴  
觴我惠更渥矣王方伯先生亟稱兄時義之勝以爲當  
與古文辭並驅讀之信然哉里有荆石宗伯具五色眼  
聊以相質今附去所批斥足爲良玉之攻僕桑榆之日  
以文事故不落窠臼不堪徵迫切於水中建一避債臺  
想足下讀至此爲一鼓掌也今年家弟作計吏北行當  
聚首京邸二三君子寄聲勉旃外拙詩書扇頭將意并  
有所報於常侍君幸致之不悉

又

晉陽賈人來得足下書及檠絲毛罽銀鑰種種之餉皆  
非深山道士所宜蓄特以千里故情深於僑扎不克辭  
耳承令先公大變審已就寔無由絮酒炙鷄以效區區  
行狀捧誦并它文一篇覽訖每歎于鱗游岱僕以畏深  
沉思不能代執牛耳有足下無憂盟盤矣僕近來行逕  
殆如優兒弄蛙作經師王孫學禪坐於聲響形跡小類  
其中故無有也足下云來歲公車一應詔後擬與明輔

兄渡江見訪恐足下其時擁傳驅弩鹿豕之蹤何自受  
覓明輔清真簡貴如逸少水陸四千里能無疲於津梁  
哉助甫神駿康衢萬里而小踠足於晉殆是二公宿緣  
得相煦沫令人歎羨近刻得數種經有完者先以奉覽  
并寄明輔助甫龍華並珠隨分可結緣也常侍公健飯  
嚮所偕陳中涓聞且九十矣而尚無恙虎祁之宮三易  
坐者何修短懸殊也家弟感足下無異足下感托致謝  
不腆繡帛爲我布之隧前由拳集者屠長卿著也彼駸

駭欲渡黃池足下畏之否

陸啟孫

往時故人陸茂才爲足下乞安履山房詩念足下與顧  
山甫耳中五弦也遂慨然應之第辭煩局不獲暢以爲  
恨兩月前方卧瘍辭客而小豎晚以一刺見示賔有足  
下名姓且附雙帕及伯氏貞山先生集而倉卒不成報  
足下雅度不作趙壹狺狺而僕偃蹇威明遠矣今走一  
介候足下及山甫倘惠然臨之即三徑草沒一丈不惜



躬除刈也不腆之敬未足擬縞惟幸裁之

張太學

伏承箋教累紙具見足下慕道之篤且生平留意於內  
外大丹家言所得不淺淺也敬羨敬羨第欲以此轉達  
曇陽師則所未敢貞不肖辱師真度引然尚未獲預聞  
存持大要閒閱經典小有疑難叩證未蒙一荅第畧引  
之使之自思自悟而已今足下出平日耳目之緒所謂  
傍門二乘以求決於清虛自然之靈真竊恐不能得其

一噓嚳也九轉之說蓋自古記之內可以出凡度世外  
可以拯貧起死然中古而後天地之氣薄而砂汞藥物  
之類俱駁烈而不中煉其人往往不能保固元神勤脩  
功行而僅以一貪生好利之心爲之是故以秦皇漢武  
之彊力舉天下寘於三尺之鼎而黃金卒不可成大藥  
卒不可就今其授者不爲盜則殺人而受者不毀家則  
捐命足下不覩韓退之集及洪景廬所記乎採取之說  
亦是漢武時始盛其所謂彭祖經云素論者皆後人附

會以迎合人主之淫心而已參同悟真雖稍露其指而  
至於薛紫賢輩始精微而復張大之夫大道之要不過  
曰順之則爲男爲女逆之則爲仙爲佛而已若紫賢輩  
所謂精微者則自泥丸而下直抵於女子之弦而後爲  
順取女子之弦氣逆溯而上以入於泥丸而育於丹田  
而後爲逆所謂張大者得之僅頃刻其大若黍珠而十  
月結胎九年靜養之後可以朝真謁帝役使萬靈後天  
地而不老夫敲竹引龜不能則必煉已以待敵未見敵

而先入彼家矣一採而不遇則它採再採而不遇則又  
它採未獲勝而又流入彼家矣是二端者毋論其不易  
成即成而清虛靈真之府可使財色之徒錯列於其內  
哉足下所引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與涕  
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是陰之一言也此非鍾呂  
之言乃薛紫賢輩倡彼家者之言也謂男子自有漏而  
後即無先天然則王重陽馬丹陽諸真是皆近五十有  
妻子者何以不言採取也夫黃庭靈寶道君之第一經

也道德太上老君之第一經也其言曰真人在已莫問鄰  
何處遠索求姻緣又曰致虛極守靜篤專氣致柔如嬰兒  
而已執事不於二聖經之求而徒致惑於叅同悟真之微言  
致信於假托鍾呂之勦說何也夫薛紫賢者二氏之罪人  
也故白真人醉言曰我是雷霆宰判官弟子干紫賢何事  
其又再傳而李瑩蟾諸君則盡取而弁髦之矣足下但決  
之此心覓之此身具於二宗之說不必問也足下三十年堅  
固仙也僕初地發心人也今驟而以狂語報竊以爲足

下非笑則詈僕姑據所見而已幸一識而存之

黃山人

僕不識足下而足下損書及三詩一畫且書法翩翩自肆有京兆太原風誠四絕也讀詩語知在于君舫中僕雖匆匆間寧惜一茗盃隙于君何自秘之僕老矣不自惜受役筆墨餘三十年而今且自悔欲盡付祖龍手足下乃謬見推一不敢當也百事倦而無復致味始飯道門根器損敝恒惴惴焉以不任是懼足下又謬見推二

不敢當也念旦夕且入關而足下意不可虛聊付數行  
爲報其於來美百不讐一如何如何寓宇甚廣而湖海  
之日長勉旃自愛

顧少玄

前月幼茲所致長歌讀之令人兩腋習習風生有天際  
想第其時苦行役不及報言又損餉百合根以饒口故  
即噉之亦不及作煎合黃精並進以此兩事俱負公如  
何如何避寒處一蝸廬如蟄然尚未得靜中趣獻歲須

悉焚筆硯杯勺令無毫髮係累或有可以語公者第恐轉敗公興耳幼茲索信草草不悉

李仲吉

始見足下所搆時義竒之以示荆石學士則又大竒之不以第二理相期尋拜足下見示手教縱橫翕闔雲車風馬令人有揮斥八極想昔賀監見李供奉呼爲謫仙人足下故謫仙人也其欲交僕則足下已在幸舍不難朝夕其欲師僕則僕無可師者且僕生平不敢當師名



於互鄉之童子而況足下哉亦有以僕始末告足下者乎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名又不幸而好飲好詼嚅好一切鉛槧之末技又不幸而不能自愛往往輕露其醜以故狂名滿天下客所不得志於人則借名僕其稍得志於僕則遂狎僕狎而不能大得志則又狺狺及僕僕又跣弛亡長者譽而負輕薄文士名銜負心之痛而牽富貴當止足之地而乏勇決垂朽之骨作人齒頰間物中間愧心畏心厭心悔心數起數滅庚辰歲首藉靈真

警誘少知創悟決策屏家累絕世情束身入觀然僅得  
作一焚誦道人而已內省根器則爲七情所蝕追惟疇  
曩則爲百誓所障陽月以來日寢一日亡尺寸之益十  
二時內思過不暇豈敢恣口般若妄草大還以簣鼓後  
進下阿鼻種哉足下審必欲見友者則有先師之訓誠  
而入默而守以此交相勗而已荆石公意則似欲足下  
於佔俾間小就繩墨以修應世之業世願酌而後求度  
世出世無難也僕意亦不異辱示偈殊得慈嶺法步屨

見過相爲印證第恐維摩默然耳

袁大

辱箋教累頓具諗嚮道之篤先師挺自末法默抉真關  
餘芬流羨光景靈赫雖一闡提識良多若亡以至大笑  
而中間信心亦自不乏第淺根之士往往希求福報利  
益譬之緣木求魚了無可異明識之士不免墮二種見  
其一摘華志怪以奇釣名其一利小欲速羊乘是希不  
知先師八戒之外本無別傳能剗無明種子淨身心口

業鬼神將通印證非遠其心經金剛圓覺黃庭道德諸經可時讀之參同悟真寧不便解毋作外境解也尊公瘳下當是積濕幸自將息三十餘年老兄弟一衣帶水幾遂胡越悵然悵然餘不具

吳汝震

庚辰歲首僕以倦一切稱病弇園至孟冬朔復棄弇園携瓢笠及佛道書數卷入白蓮精舍覺遠公結廬之爲煩第不能學渠削髮耳足下書來疑僕假補剃而有所

著述誤也僕方懺綺語障之不暇而何敢復問筆硯又  
謂僕尚可一出又誤也巨源絕交在咫尺外久矣陸法  
和云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况區區一鴟殘  
鼠唯是讀足下新集擊節久之忽令人有老驥千里思  
尋亦興盡而止前勞足下遠致張氏牡丹本種之一年  
盡成單葉然此地妖麗百種皆沉香亭錦步障中物既  
繁且賤正不須遠致汴洛也第僕亦已付之不見不聞  
矣見委五扇破倒塞白并薄有所侑不一不一

何仁仲

僕承乏鄖中時有鄉人陳道易者來盛談足下賢而好文能時時舉僕詩語而前歲歸里中則殷無恙出足下書及諸篇偕來是時心益豔好之欲通一啓爲謝而川途阻修忽忽無鱗羽之便益至於今若調饑矣盛夏散髮謝客高卧雖古人亦倦夢之忽得教札及它作種種不覺霍然而起涼颼颼瑟瑟起須臾間恍若崔延伯聽田僧超壯士歌狀既以自快且自笑也足下詩聲調氣色

高朗華秀微有一二可尚者少磨礱力耳不爲瑕也見  
命任尊公表墓憶僕在朝時嘗以通家子弟一按顏色  
後苦浮沈相左不獲申請益之願第耳其風猷材氣足  
以籠蓋一世晚節退處講學證道威鳳儀鴻誠人中傑  
也三品卿佐例當得樹碑神道惜僕非其任耳別示仲  
芳諸札有生死之托而集不載將無王司馬削之甘露  
園四絕句如教書四紙附上審爾不免疥公壁也拙集  
及新刻附覽中秋後得脫稿使者可以來矣佳幣拜惠

不一

申五常

嚮者衰病暑冗併於一時以故於足下不能多所周旋然至孝思之純篤詞藻之嫺雅則心儀之矣乞骸杜門始獲檢顧衡宇學憲前狀讀之尊君信所謂孝友篤誠君子也僕固願效執鞭者矣獨私謚一端不爲通論而我朝尤所不宜如吳陳二聘君之道德李獻吉何景明徐昌穀薛君采之文章文徵仲之行藝而不之及何可



輕施之尊君也故敢妄論而削之若於它不敢不極揄揚矣審不以爲然者或不用僕文或於狀兩行之勿更勞使者僕僕也不一

陳仲醇

孟孺來得手教及佳箋竹如意之貺念僕非永譏二張何以辱此異貺作小詩揮灑及夜卧搔背痒時輒思覩足下煙霞眉宇耳審尊人萬福次君得入試爲慰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焉文此猶

未是實際語慎毋使泉石落寞也僕違心而出去東山一步地便成千里悔何可言孟孺歸附此不悉

荅晉生

昨足下與子念輩偕叩門私竊異之既得見惠書及試卷時義悅若隋珠之錯投動心眩目真天下偉麗盛觀也退而始獲讀所謂嘉禾頌者則彬彬東京建安風矣鄰壤相距一舍許歸四載而不知有足下僕之罪也足下之執禮甚恭意甚篤若不以僕聾瞽而借視聽者第

來書所引喻非當不敢不一言之僕鄙人也少從師業  
佔畢得進士舉已而厭之然不能求太上所謂汨沒於  
雕虫之技者踰三十年而無所成中遭家難強顏爲人  
又不能隱約食苦以修匹夫之節誤被時私出入臺寺  
又不能規腰腹飾邊幅以謝物情銷骨之餘僅爾膚立  
惟憐才一念或可少附於孔文舉任彥升之後而執事  
以握髮吐哺之一端遂進而擬之周公毋論僕不敢當  
足下之文美美則必傳傳則當爲有識者所窺也屠長

卿吾畏友此君具眼者必能拔足下於驪黃外然亦不敢不專達之後却當爲筌蹄耳古文若頌者及新詩乞頒示一二良驥攝景而馳其價乃辨於蟻封之內時義少加精檢何如餘不具

荅曹子真

嚮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爲賢者重蓋至於今有餘慙焉而使者至將手教啓而讀之則疊疊數百言推謝飾獎靡所不顓即僕慙乃重之矣叩使者謂執事尚健飯日

讀書弄筆墨不衰令人嘖嘖僕自逾知非之歲數凡四屈指而始知悔覺一切憂怒從喜樂生毀從譽生失意從得意生所讀書一字不得用所撰述文業一字無可傳欲棄之蓋獻歲而後能次今已作頭陀全真行逕矣是故於執事書而重有惡也然至得執事詩而輒和之其以爲尚有可傳也耶其不可傳耶其世法耶其非世法耶執事姑一覽而用覆瓿可也嘉則流寓於松陵大槩依青浦君方沾沾藝文未敢以此告雅貺種種煙霞

色味謹拜嘉并不腆將臆鑒存爲荷

郁人文

足下抱三代敦彞以梁清數頃陂自環作武陵觀世人  
莫可踪跡之而乃儼然造我顧不能手烹伏雌燒筍蕨  
以供而第使兒子侍酒又令釐釐雨中還蓋至於今惡  
馬足下何用爲謝恨五載前不見足下然見之當令足  
下如楊朱受猶龍公擣也秦右伯郭叅知傳覺已行世  
縱未能人人悉足下當亦有心賞者腐令史成欲藏之

名山癭公每志石一埋之麓一埋之壑乃至摩訶迦葉  
奉佛伽利入鷄足其事不同要之所期於後世一人也  
天假足下資又證足下貧而佚以日勉旃毋忘鉛槧與  
二三君子期而已僕實未有所證而於一切世緣欲盡  
尚恨刺促遠不及向子平邇不及袁夏甫悵然悵然

與周生

從尊君得足下棄家信已又聞自六和歸杜門看內典  
六時清淨誓絕世緣足下是再來人未染欲阿羅漢僕

雖不至於情中作生活然大段脫此科臼不得出出沒  
沒何得具鬚眉稱男子以故語足下輒面赤汗浹自恨  
其霄壤也印上人出足下所與書以妙宗鈔請質渠亦  
能解釋第恐是獅子坐旁聽來非繇蒲輪上證徹於足  
下少所饒益足下如擬把茅蓋頭作知見宗錢塘沈蓮  
池是千五百人善知識須往一見之羯磨兩夏三冬亦  
可如不欲鑽故紙馬大師所云即心即佛是單刀直入  
法又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亦此意也僕非



曉了者只是借花獻佛耳

荅章子敬

得足下書見念拳拳至讀三詩則灑然如覲矣二律爽  
朗不凡然尚小有查滓古選既極宛縟更自道勁第飾  
獎過涯非僕所敢當耳僕之畏名如城南老母畏佛無  
地可避前以野父爭席爲佳至於足下門生之刺尤令  
人愧死生平幸以不登高坐不受人禮拜僅能汲汲微  
引如常不輕比丘謂可懺悔宿業今一旦居此名而無

其實寧不憂入黑門如曇摩識乎更煩轉語咸甫兄即如蘓門秦張之屬亦只小存前後進意耳十月初二傳脫稿并成和章但不能稱塞來美食味之貺知兄不易破例拜嘉山園記粗扇侑楫乞照入

荅靖江陳生

久不聞問時時在懷僕自昨歲因同事者疾戚頻仍意緒爲之恍惚豚兒偶忝先鳴親友若見聊蕭稍出應之不無酒食之累遂成羸瘵委身藥餌差得小挺勁耳足

下所見示及釋先師與印上人書語皆精切然金丹正理數卷內也有之僕意亦爾同爲下手處無的證耳年來苦筆硯之役而未能卻此實傷生一大奇驗歲邸當盡去之且收斂身心以俟師期此外無足言者末俗薄惡凡知者必忌不忌則不知足下輕出至寶以求俗知僕以爲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蘊玉而山輝藉令有陵陽君識而薦之楚廷楚廷之利非山之利也足下自擬揀標僕謂不若藏諸櫝也荆石公孤介一字不爲人輕

作邑令兢兢聞且至當爲足下言之雖然佛勸忍辱道  
言和光足下但守此四字以保桑榆之日勝於借客也  
病懶口授作報不一不一

又

得足下書於法門可謂辨才無碍矣覺得紫陽真人無  
端簸弄使上陽輩嚙嚙不休足下且從身中煉出真足  
下僕當拜下風焉今日勉爲世緣所迫方在冗沓而病  
弟進退憂心如擣無緣酬酢至於調相之說足下誤矣

僕老且死豈能作平津客草次奉復容嗣布

宗子培

前者有李太師人役附數行通候然不敢輕瀆老伯先生迨人歸得足下書則知老伯善飲噉健步履旦暮不釋卷神明之用不衰已使者來復得足下書則老伯業九十矣而益彊憶先府君歌鹿鳴時同年之長者山陰駱先生與老伯今駱先生九十三矣二先生相望於楊子之北錢唐之南若恒衡之對峙而先府君之在泉臺

跨二十六周矣不佞之從賢伯氏結社論文彼此朱顏  
馳騁千古歟忽而成二天其亦二十七周矣蓋欣然而  
爲老伯羨則又泣然而爲賢伯氏及先府君悲臺萊之  
頌甫亂而風水之思與山陽之感繼之故自不能已也  
嚮時每念足下僅一子無爲賢伯氏後者今聞少君乃  
有四男子當不憂若教餒又聞獻歲後北上謁吏部選  
老伯彊無恙且有少君侍可以寬內顧旬後成一歌詩  
賀老伯并作張肖甫少保書倘可爲足下道地也僕已

斷文墨歌詩亦大是破例今奉經像移徙鄉落一瓢一  
衲作退院僧不從兒輩乞衣食也足下所望奢不能應  
勿訝訝今先馮大叅小牘欲其達撫臺爲弭旦添一佳  
事耳餘不具

又

得書知己公除當此儉歲而虞桂玉未遑作選人拜令  
先君九十翁所著續經解肅然歛服即稷下諸賢不是  
過也且聞有公舉鄉賢之議父爲儒林之哲子擅文苑

之芳並列俎豆齊聖先食豈不休哉閩中遺稿恍如見  
三十年地下故人顏色且愴且快可使續刻十之八九  
而以臨終絕句殿焉同儕七子猶有銅梁貴盛絕倫若  
用顏光祿例稱五君僕與明卿碩果耳而僕晚節不固  
轉爲小草恐在所削足下何自浮羨之衰遲過時病鶴  
在念旦夕且歸耳冗次久稽從者又不能詳唯足下亮  
之

答僧明得



知足下踞獅子坐爲一衆說大乘功德無量如僕老拙  
大耳流浪苦海無復息期賴先師拯拔俾得假一線緣  
求出生死路今十二時中思過之不暇何敢妄樹門戶  
別黑白緣鄉人有隆上人者自叅方歸云拈捷推以來  
紙上葫蘆出口入耳了無所得先師憫其志行爲易名  
號令其盡息衆緣掃出翳障若四祖之示懶融耳此僧  
全是退院行逕六時焚誦經行坐禪之外不作有爲獨  
以不能爲方袍故人關說資供動此曹岐舌流聞足下

過聽著論指之因而頗謗及先師始宗伯公有聞意殊不能平僕勸之以三界内外何所不有並育並行何所悖害且我曹奉羣提戒修阿蘭那行而已此嘵嘵何足動我徑寸也宗伯時亦首肯尋從果沙彌所得足下書累紙初若辨其無謗者三復微意則足下之謗不必有而足下之疑未盡釋也僕不得不一言以報足下不過守楞嚴十仙語耳是十仙者當佛未生時不獲聞大乘而所謂堅固不休息者多黃白男女之流正先師之所

戒而其他亦傍門外道耳佛教既行而仙家者流如紫陽重陽二宗匠何嘗不從心性內下手何嘗不證禪那也六欲天位故汎言常格耳五濁惡世亦且凡聖同居彼中豈無菩薩權位又豈無精進超格天人足下日講華嚴經佛不稱仙乎十地菩薩不稱仙乎今奈何以其名而遽忽之也坐脫立亡即不亡祖師禪未夢見在古德常有是言足下舉之是也第終日捉佛子呵佛罵祖老比丘於去時一表坐脫立忘者幾何去而復來者幾

何足下未證此地不可妄攀擬也足下又云胎戒弟子  
有奏聞天曹行顯謬語夫天曹諸真自有不染欲者要  
非如來時所云下道又焉知不爲菩薩權位耶先師欲  
攝中下根退心人不得不作險語即如念彼觀音力還  
著於本人又鬼子母護法令人頭破七分如來故容之  
著於經籍令出先師口足下以爲何似僕誠不忍於足  
下却有一言效芹曝之獻我如來說法祇樹竹園止令  
弟子乞食不置常住產一者欲去闕二者欲不作匏

繫耳不謂足下留意衣鉢令三尺稻穗縛此浮雲身受  
辱田父夫大目捷連獅子尊者方可言定業苟有以致  
之則不爾也足下且宜閉關於身心細點檢一過勿輕  
談般若勿著論曇謨最法門將也尚不免入黑漆門可  
畏也已陸司空先生大善智識然臘月二十四近矣亦  
望足下相勗之彼裴休相公精入圓覺三昧特以不能  
斷六根塵僅作小國王耳不解復圓頂相也什公云但  
采蓮花勿問淤泥僕淤泥中語足下即不見采其母恚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張肖甫司馬

今晨得手教一紙係仲冬發者嚮所附報札及不腆物  
計久徹記室矣弟鄉居已半歲日飽藜藿坐蒲團儼然

一有髮頭陀耳辱諭云云家弟不能不就餌恐世味日深去道益遠元馭雖再疏辭必無得請理孟夏當首路猶欲上第三疏弟力止之渠當未已也弟處僅一僧無心有亦已赴講堂恒顧影自笑他日隻履西歸故自無碍兄病在手是偶感寒或肝腎間小違耳天子方倚以腹心何至動拂衣興計茲時已勿藥即錦衣晝游而粉黛宵擁亦未是長生訣也弟邇來小健政得獨眠力耳

又



上谷使去有報書不腆之幣計其人當久達矣僕自九月間捐家兒子輩翻從渠乞一衣一食以度日耳雖於名病欲根小能剗刈而中年氣衰散亂昏沈二魔時時作耗爲奉先師遺蛻且元馭有晨昏累不能削跡遠徙深山以此悵悵讀足下岳麓道院記恍若耆闍崛山語足下豈阿難陀後身耶僕雖已謝筆硯於佛道勝緣亦擬隨分讚歎但足下已道盡何緣復作危語唐突也前見與推秋官部計大察後必穹轉而除書尚寂寂當繇

盡以北門相擬耶足下拂衣之念時自動計亦不必耳  
今單于解辦烽火長息兵衛盡戰燕寢凝香亦何異淨  
土道山觀但於一切世法不生住見自佳耳僕嘗謂吾  
儕既出俗當以進爲退諸公在世法中當以退爲進進  
者道機也退者欲障也或此重而彼漸消或彼輕而此  
自入要不必盡同但牢執禪柄而已兩月前得明輔書  
亦頗道其病狀彼素清羸便當以嗣息置之度外家弟  
入關非久亦當歸葢亦擬於此事著脚故也柴汪二生

何以得此足下盛德故不止九里潤謝客久爲足下札  
一見吳生名勢都盡何以應之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自是叔夜家風一笑一笑春盡而寒不已塞外想更  
倍之加飡自愛

又

足下飛傳從天來車怠馬煩而能深念我馳使者慰存  
副以隆貺中間申繼繼敘契闊宛然以合併爲快而弟  
乃依依於一龕香火傍足若舉而受紕者能無爲拙向

所笑然至破綺語戒爲足下前後草四詩無論其厭筆  
硯久不成語要自方寸不容已處出之足下但取其不  
文可也錢唐幾復作楊完者宅廟算用足下真自超吾  
儕小人謀不及夕得飽飯安枕足矣汾陽故是暫借徵書  
非以當更下青雀北上泊胥江於煙波香靄中有戴笠  
荷瓢冒交戟者必王生也當更破米汁戒作竟夕酣耳  
又

昨甫移居即入關而柴生以報書來僅從容坐揖問起

居健勝相與稱慰心而別不旬日而上谷陽鳥至剖素  
誦之縷縷肺腑也前所及養生事殆似野父食生芹菹  
苦筍萌而甘以奏大庖謂且令人蹙眉齧舌而足下厭  
三鷄八珍之腴而深味之甚愧甚羨第大丈夫逍遙順  
風出則磨墨盾鼻檄五單于解辦立取通侯印入則佐  
廟廊大議俎紳景附赤幟善類爲千載光若木食草  
衣托跡鹿豕又非所望於豪賢長者也助甫得推遷正  
是從長鎗大劔中脫出斷斷齒牙然須足下衽席之乃

堪老玉關耳不然杜征南無洛陽餉安能以瓠領蹣躅  
襄陽也別札所喻足下之爲我深矣昨歲得政府慰藉  
語審其非漫然而會舍弟入覲以一札報之力言薄劣  
不齒士類不任官恐爲門下知人之累想當見寬矣即  
今奉師真化後捐家豎子輩一瓢一褐一束書入茅舍  
朝暮蔬食雖米汁養和舉不能三合讀圓覺黃庭如小  
兒進飴蜜足下謂此人尚堪寄亭障任否辱爲家弟出  
處計之當渠故自有意或暫往而後成歸也損奉過渥

會於水南築禪堂即輟施作功德想不唐捐也豎子勞  
齒及試義似勝前而落一老校官手遂成委頓第公家  
千里駒尚頻首蜀道而況中下駟乎遲之異日或得更  
脩通家一段緣也曾將軍大奇人而伎倆多又不堪小  
受見之佳不見亦佳姚京兆卹典在居平時易耳今想  
不偶此二紙竟作豫章浮沉亦無妨也腕創口授侍書  
不一

又

伏承謙光下問弟既深肺腑之愛且虞膚剝之災苟有一得豈敢自秘第下邑去錢唐十舍許傳聞異辭難以遥度鄙意竊謂此曹雖弄制帥股掌間然其時不挾尺刃不行剽殺人必有宿黥爲之指使意似尚覲收拾廟議所云云似已得之吾兄宜密訪首惡三四大郎爲處置此外畧分等第行遣或發總戎所小加懲創當自帖服所慮一衆窟宅久在錢塘左右前後多其窩藏死友緩則逕漏消息或因而緣飾譸張別孽禍端又聞前者



作劇後各汎地戍卒俱至近郊謀爲應援不審其事有  
無有之則更可慮也傳明州有夷舶果爾使之効力自  
贖功成肆赦亦是一機兄所云比之安慶誠難然以營  
平之老成汾陽之寬大威望既重福德亦深潛運默消  
當有不動聲色而安若泰山者弟素乏遠識且自入園  
來於世事一切遺落何能仰益高厚與繩兄想當奉爲  
傾倒亦望兄從容諷其解散僧會可也吳中丞長者不  
宜有此氣數適然耳吾兄素存厚道無俟喋喋湖山高

會似非時所喜在兄政不必爾蓋可借以示暇適安衆心也

又

馬校父子回得前後教札皆肺腑語居恒與家弟言當市人掊白刃時兄單車直入虎狼之窟獎率驕兵俾以罪爲功頃刻戡定國勢君威兩無所損弟嚮所許大尉之六傳汾陽之單騎今真驗之天顏豁然溫綸褒予龍袞褱蹄便蕃之錫千載一時令史冊不落莫良足深羨

尋有專使至復拜種種渥貺氍毹製自罽賓致自單于  
大司馬御以行邊於三尺雪中進紫駝酥彈白檀槽差  
不辱耳長爪梵志夜寒擁坐誦呪呪固便其如非苦行  
本色何玉冠越絲蜀扇皆精好唯饒斲巨羅太大不中  
盛米汁耳當以陽羨薜薦之賢器入太學何異得郭林  
宗秋棘穎脫所不足道兒子塲屋中長物耳何敢仰攀  
驥尾賴兄惠以兼金作其氣或堪充漳河三日糧也又  
辱委曾陽白壽言此老有一面之識且爲兄効力亦復

何辭念已倦筆硯久思境慕燕塞聊試爲之或用骯髒  
隨人意見擇耳殊不足入郢人目益岷山重也來幣却  
未有名即附壁幸寬不恭之罪華亭公賀文弟亦有此  
役而怯於操管江陵相病勢云何或云已無恙而尚未  
見出觀吳越三批萬里外了了中窾若此那可病也

又

自兄別後每念一世偉人福德之盛絕無可相埒者蓋  
未幾而覩大司馬叅知六軍之報又未幾而覩都統三

鎮之報又未幾而覩遠左大捷之報則宮保世祿有故  
事在朝命且復下矣當時王伯安子衡跌宕李何徐薛  
諸公間獨以功名顯重至開茅土珥貂橫玉爲鉛槧中  
樹赤幟差快耳兄固灼然繼而稱三傑兄之推轂我勤  
矣乃至籌筴出處於言表見深愛焉非骨肉而賢傑者  
疇能以此誨也弟之不出直以不忍倍心盟耳它固未  
暇計及也計此疏必獲請即獲請而弟尚以無故而叨  
卿佐銜又竊恬退名世福轉厚道緣當轉薄爲恐何況

出也宰公兩書妮妮意良厚便間幸爲我謝之念舊憐才少見其比與繩兄亦然弟不免作負恩漢矣趙汝師宮贊一札云大司馬有去志代之者非王司徒即兄也於事理宜爾竊以爲圍玉懸金更不如北門鎖鑰之易也觀邸報長公拜緹騎長明後歲與次公兩魁文武榜於通家氣色不淺吳明卿過我宿山園十日而別神氣猶王弟得余德甫人日耗爲之黯然此兄齒亦不薄但遂成隔生耳助甫跳踉在我曹中作少年軍事小簡宜

其能治私也汪伯玉新歲來差善飯每睹薦剋不相及  
咄咄怪歎兄全集刻成否餘不具

又

屈指清洋分袂忽忽周歲中間凡五辱箋教而弟自所  
使上疏兩村童外不能別遣信問有句先容而爲之附  
音者誠知其不可貪露其區區不暇恤也兄之一身係  
宗社重輕天子方舉三輔而盡屬之藉以高者也弟過  
八月病良已九月則益壯而苦鄉里項領至筆硯受役

無少息肩以故於正月朔移入丈室誓大士前一切斷  
絕惟殘歲宿逋不忍便負刺促向三月可作無事人而  
至二十日忽有留尹除目廟廊於弟故平平得非兄抵  
鎮之後有所推轂耶弟初念已於庚辰春初擲付東海  
若萬萬無出理亦不敢以偃蹇朝命爲高第學此匹夫  
之節苟餘半殘之軀於菰蘆間引疾謝客客曰此不作  
官人也可無復用而孔相困於弟足矣足矣且今巖穴  
之雋搜剔殆盡僅留一人充隱何所不佳乞骸之疏蓋



併昔所謂聽用者埽去之不欲放著人口耳矣園泉石  
謬謂在王陽德上兄於陽德用摩詰輞川例揮灑不已  
而獨爲弟惜一題品耶似不見楣間扁龍蛇鬱盤其跡  
猶尚新也臘月顧益卿來叩關沾沾自以得奉幕府約  
束爲快此君信自可兒李寧遠弟不識其人積戰級至  
萬而書生猶齟齬之似不曉諸上公徹侯功案也家弟  
似尚可出聞亦有推轂者不知竟何處齋疏人去附此  
通起居

又

昨得宰公所致兄第一書又於龔嘉興所得第二書枕  
弟巖穴長物耳然其自愛當不異每見北來人道兄坐  
將壇一指顧間神采奕奕映蔽萬乘而弟卧起茅屋粗  
自膚立與田夫野父鬪健尺鷃之於大鵬其逍遙亦不  
異也城居時苦剝啄酒食徵逐無已而尤所苦者文字  
之役如責博進不得已轉徙入窮鄉一袖一瓢事事謝  
絕忽軍將叩門如玉川子所云驚周公者使小奚送之

則薊門遠使慰以手札副以藥資瞿唐子石更是良材  
不忍焚當付之騏兒作此寶也所論具悉以我夙練之  
師而滅此區區屬國殘騎壓卵承蜩未足擬易兄不希  
用事之指不愛通侯之賞獨以堅忍持重應之百年之  
藩籬無坐徹之憂兩地之鋒鏑無相嚮之害即趙營平  
之遠猶羊鉅平之深仁宋廣平之長慮彼三平者故當  
不勝張銅梁也僕長誦遠公言願擅越安穩彼亦無他  
以爲名語故知兄所薦也時事非所解亦非所敢言百

世之後不知作何物評目前且付之幻境而已拱辰書  
云云家弟或不免濡足弟甚念之然不如元馭慶方大  
耳世棄伯玉於黃山白嶽間大是其樂土而不必以爲  
然雅賦既不能逆拒又無以可報玖者毋罪其瑣屑是  
望秋氣向肅北塞先之珍重珍重

又

弟以情事異常於懸弧之月避之泖塔中爲先人誦經  
焚香且懺宿垢而已一切筐篚皆絕而老兄特損二月

奉且侑以異僧顱骨白玉杯盤使雀羅之門驟爾增色  
念欲辭諸左右而老兄甲子方週亦將小効區區故爾  
勉拜嘉雖至戚如家弟相知如伯玉不得援而強我也  
兒子過承長者慰存至與拱辰丈携榼出視劇飲乃散  
公卿廢此節久矣豎子何自得之此兒學未成筆未熟  
不可盡諉之命春時覩兄請事屢見詰難知必持正之  
效而小人乘間窺伺遂成貝錦聖明在上公論在下彼  
自貽伊戚兄社稷臣也豈可以此動歸思唯益秉孤忠

自信不惑夫鞠躬盡瘁者臣分也不可則止者臣節也  
趙汝師稱辱兄肺腑之愛故托以情字進規蓋兄之福  
德不可及處正在此第元樞要地不得不少斟酌耳承  
示益見虛受之懷弟却不免爲揚徐二子相瀆良可笑  
也汝師果勢壯往而與元馭各守其是弟甚憂之兩賢  
豈相厄哉兄幸一勸汝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乃所以  
爲光大之智耳兄所擬於助甫叙功處改一京調足徵  
高誼盛德即彼不出尚存體面渠似小得蒲坂陽城力

事事悉歸江陵則易證而亦易信雖江陵亦寃也元馭  
一札似尚欲鷄肋我老矣衰相盡現安能調氣柔音於  
言路少年前作媚耶且巖穴間留一二長物亦自佳家  
弟以困折腰意興都盡却不能無望噓借耳兄既稱戚  
將軍有儲胥之績趙思廉頗恐廉亦思用趙人也張榜  
得故地服兄用才之當亦見元馭古道塞中丞人便附  
此外汝師書希即轉致之不一

又

騏兒歸備述尊兄見念之篤偕拱辰丈携榼出訪蕭寺  
以諸父行踞三公貴而折節於一布衣孺子此誼不見  
搢紳中久矣大貺駢蕃種種造次附塞中丞役爲謝想  
當已達矣竊念尊兄今歲花甲遂周台候萬福眷隆九  
重光表八極文潞公在元樞眉山頌之有精神如破貝  
州時以兄方之殆不足言矣弟名爲慕道而實無所得  
師真漸杳前路可知幸懶癖已就而諸公見寬獲保一  
壑家弟賴大庇有留京太常之除苟脫手板少年前優



游無競之地繕身理性何樂如之茲以入賀萬壽得侍  
教席從容文酒將無恨少一人耶但彼此無它異日作  
兩歲星於吳蜀間足矣太原公近書漸嚮天水君天水  
亦不甚叅差宗社之福也助甫敘績如老兄初擬否伯  
玉司馬過我吳門避暑浮玉尚滯留未歸此兄無復暢  
理令人悵然不腆器物不足仰擬瓊瑤亦見野叟芹曝  
耳已托山人李郡圖岷峨天柱擬賦長歌以祝而圖偶  
未成俟成當專附上也餘不具

又

昨者周公瑕復致老兄一信云於出差進士處得之何兄見念之切如此騏兒居恒謂兄待以小友撫以子姓而其次則感拱辰夫而推汝師兄以爲海內模楷三君子而已家弟所齎弟書及不腆之敬計久已達矣渠賴吹噓之力得脫手板優游散署近想與三君子歡洽狀真令人妬兄又稱搢紳語以弟微有起色非也弟因曩歲仙師雖微示道機而不授之穀率探討諸方蹊逕匪

少欲求之身外則所不敢求之身中則又不讐加以年  
事衰遲鄉居寒僻移止城市不免爲兒女作痛癢袂衣  
見官長時時有之遂爲人所跡耳兄試觀弟即出有可  
以行志否輦上君子有能見容者否一丘一壑庶堪自  
保毋至煩兄慮也太宰久不出豈真病耶老兄既朝望  
所歸必當仰借助甫得先復兄於友誼國是兩得之矣  
戚少保真名將惜老矣不知物議定否薊鎮督撫兩公  
梓兄前後諸奏而寄弟以糠粃之導弟豈其人耶脫稿

附覽幸賜斤削不然則爲兄辱矣秋氣方深珍重珍重  
人

家弟自齋捧還復拜尊兄手教及貂皮遼參之貺所以  
爲扶老計者深矣弱女垂命得參而起弟往還句曲陽  
羨間不苦頭風皆大賜也家弟與騏兒叅侍之次輒稱  
吾兄厚德高誼貞心雅度於海內少雙僅拱辰兄可鴈  
行而骨肉之愛施於吾三人者亦僅兄與拱辰汝師而  
已弟自先朝戊辰冬江左三臺爲先子請卹而禮官惑

於故新鄭相之緒論抑候另議弟腐心之歎久矣而江陵相方事操切故嘿不敢請太原公在事曾具一疏草托之渠初不示難色既家弟北上歸而述元老意謂必需弟出而後舉是以蹇人上天厨門木象生肉足矣唯有摧咽憤詫而已乃聞按君會撫公上疏與故朱中丞紉俱寘之條陳列款中按君云太原公兩及之若中丞亦元老意也此事在宗伯宗伯公有通家契分必不作前人忍第條陳之款必略而先子與朱中丞之冤酷始

未非可更僕數以故具前草附覽幸爲乘間一達之至  
懇懇宰公方大察吏杜絕書牘亦須吾兄從臾倘得小  
改名銜弟藉手以見先子地下足矣比想道履豫勝弟  
九月間遣一異人授方極簡要行之三日而驗苦家弟  
歸日從事鄉里酬酢且麪生相誘墨卿見凌多間斷耳  
歲杪爲少子卜室先事苟完即游方之外不難也汝師  
時相會否家弟大欲作合左師轉煩頰舌必大老如兄  
調停其間庶不至分洛蜀也弟從來不曾爲兄稱一武

弁近覩游擊張榜者凡兩任劉河潔廉愛士卒方畧整  
裕將來大將選也然微負氣不能受大帥苛責或可量  
移否吳淞舊帥林君能紓家爲官亦可取者知兄必不  
以爲私也村僕策蹇氷路詩軸尚不能附亮之亮之

又

前者兒騏北上薄有不腆之敬以瀆記室計徹覽矣蹇  
使君將發馳一札云是兄書啟之則僅數行具知所詳  
示者在趙汝師宮洗處而汝師所發役則已久當是時

兄尚未奉統平之命然德星故煌煌燕中矣三少年幾  
欲決千金堰灌洛城元馭相公一疏幸而孤注勝之然  
亦危哉此老宦情本薄且戀戀菽水故雖處旃席之表  
而多箕顙之况而家馭一計復觸之不知當作何狀也  
今年秋榜出搢紳蒙氣頗甚李家轅下駒旦名作老博  
士明卿落莫而三郎君無可慰意者如何仲氏百首折  
腰少年前意雖憐之然精力尚堪驅策一方即入備京  
輦五侯鯖未易噉也所需拙集後帙約二百餘卷君已



使小史錄完云抵鎮馳上第多魚豕之誤不暇一料理  
殊不足穢鄴架也蹇才真發硎之刃而博大饒遠識步  
之兄後似不下蔣大司馬之於武侯也戚將軍近作三  
日會囊底智尚足跣跋薊門亦自意氣陽羨之卜非實  
語也弟近進小滋味營衛少暢然齒落已盡矣懸弧之  
日避客操舴艋汎泖塔乞僧粥度日而兩故人遠書適  
至差慰牢慙草草附復不次

又

嚮者奴宰北行以小啟附瀆未幾而從郵遞得兄去國之報謂且不及既而此奴歸解篋中裝則兄之報札儼然且驚且喜知以上不視朝艱於面辭故也承兄示具悉所以中貴之巧於含沙臺臣之甘於承唾弟憂之久矣已而得吾鄉太原公札則極爲扼腕不平且稱兄貞心大度宏猷遠畧一兩歲間徵書必且西指審爾則國家之福而非兄之福也位極人臣賞至延世出控萬里入領元樞正兄家子房從赤松子游時也岷峨之分福

星長自煜然豈宜復出令人目之將星與旄頭角光曜  
耶弟雖不落虛言餌然頗慮一玷除目覺辭謝往返之  
爲繁從太原處得宰公鵠雛腐鼠之喻似見寬矣橐不  
至羞指不至痛經禪之暇間喚歡伯於山顛水涯何快  
如之唯是先君子被沐祭葬二典外人子之情尚有希  
覲於一贈乃聞擬覆前三日既許而變不知何說也忌  
者尚以我爲太廟之犧而主者已見屬爲泥塗之龜則  
可笑耳年家嚴文靖公遺集諸子以得兄珠玉之導爲

榮日夜踴躍待命計茲時休汝之車騎小簡可以完諾  
矣向辱兄托梓大集此間凌氏足住手間當一呼而集  
也餘唯健進七箸以慰天下望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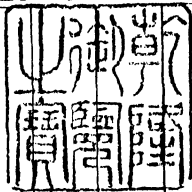
又

家戚嚴氏之僮歸得老兄報札一通頗申契闊展棕曲  
然似未悉弟小草事也已會富順李宗伯云近與兄相  
聞飲噉宏壯步武輕矯弟不免有傷逝之感情在我輩  
故易拘牽然畢竟爲兄掃却無明障子小泊清淨安樂

世界逝者功却不少第竽濫留省頗得以其間問三山  
二水之勝仗此遊屐差慰槌牀不意病弟爲二豎子深  
入膏肓旅進旅退至季夏之閏十一日忽劇至十四日  
街鼓動遂不起亭午猶能勉自力手書見訣頗詫定力  
於生死關打破間語國是絕不及私最後據胡牀呼水  
濯足豁然脫去念此子雖不獲長年然名行粗立器業  
粗就小時從于鱗把臂竹林進之小友中路謁兄於交  
戟之內申以同志筆硯之潤今其存者差不膚立令後

世知有王季子亦幸矣獨痛不穀得此子作三十年蛰  
蛰距虛而一旦失之舉武蹇躓何以自立顧影斃獨何  
以破涕且弟老矣異日七尺軀不知付之誰裏言及腸  
且寸寸斷寧但九迴而已傳誅之屬所望於兄不淺弟  
以片語先容從子輩當九頓以請也此間有陰大司馬  
溫恭長者汎愛親仁每見和氣拂心襲面不謂傾蓋遽  
成斷金此公僅六十餘氣體若四十許人示病兩宿條  
馬長逝臺省之間中流失砥岷峨之際則半嶽摧峰矣

想凡聞之當亦同此悲咤也太原公前者於兄寶深東山之望渠為國一片熱心故自不凡交遊之間殆過矧圃僅明卿伯玉長庚配月助甫差更爝火後進之中屠隆長才徐桂雋才胡應麟宏才吳稼澄逸才俱堪點染晚趣嚮辱糠粃之導於大集一俟卒業不敢不效其愚也薄物將候賢郎必有並奮而繼兄者兒曹亦在試哀門若此敢有他覲乎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汪司馬

前月晤長君謂公擬以茲月初出碁中於錢塘候奠譚  
司馬真巨卿高誼比會染舍人知譚公輟輟以旦夕至

絮酒竣酌當返第吳門一衣帶水能扁舟見過增此間  
泉石色乎弇園雖小伏雌斗酒可佐一月歡弟却買舫  
艣侍几杖東西成汗漫游也秋氣漸澄紫蟹黃雀在在  
不乏幸毋失之家弟計方出都門吳明卿昨寄音似亦  
有中散駕合并之樂於遲晚尤深邇來見邸報事事佳  
夷夏賓晏無逾此時所歉者日望卧龍之出以安吾曹  
於蝸殼而追鋒尚未下何也知不足動鷄雛一顧聊及  
之耳不腆食物敢犒從者仰祈麾頓爲荷

又

得太夫人之訃而報書時屬以乞骸疏尼公車不克上  
簡書既迫狼狽就道然亦妄自意抵建業後所使人能  
兼日豚膏糲糗可以無變薌澤而道爲二君子所妬歸  
則二豎子亦隨而凌之然寢喻亦不能忘此事也公所  
具行狀創竒而指妙得未曾有太夫人足不朽矣即僕  
亦欲有所效能無小巫之索乎哉僕之出處故是人口  
頰中物但生平無聲色奉今橫以見汗有所不堪耳忽

出之忽還之造物者似有見悔意然出不能三舍而返  
昔人謂一官轉首若夢幻然今猶幸未成夢也子與暴  
亡不能及一語後事竟無子而舊稱子者自以子與去  
倉皇立十歲孤使人蒿目向相與贈和六子乃子與于  
鱗茂秦公實子相及僕耳是五人者皆化去爲異物僅  
一碩果能不倬倬公固戚焉在疚然上以奉老伯父下  
撫愛弟爲天下文苑立赤幟千秋之軀強粥自愛僕比  
飲不敢不甚減神爽差王而筋骨不稱且作老衲子行逕

矣田畝少於鄭公業白若甌脫官逋迫紫酒器悉落典  
家手方謀謝客減冗食而不能以語人即語人又誰信  
者明卿數欲買舟游吳而臨發輒有阻爲子與當不免  
一行矣些章薌帛敬授一介外近作及哭子與一紙附  
覽不一

又

汪山人禹入來得手教知強粥讀禮不以減性爲老伯  
父憂弟仲君復有內戚誰爲治溢米者可念也貞踈懶

日積色根已斷第不能却酒肉以此尚遠津梁耳子與  
殘客乍退少作嬈者唯遠書日進督責文逋甚苦所謂  
自貽伊戚如何如何今天下以公一言爲赤幟然元禮  
謾謾人尚未敢有狎也禹又短髮矣而心甚長苟不得  
眼篇不得尾當令曹子念商之業已爲作序第不知能  
使我古覆鼻否汪惟一遂欲以身代徐氏子乞墓文似  
非體俟詠至當令具狀與幣拜門下以祈不朽也家弟  
在豫章頗習吏今年吳中大水吾州僅猶有乾地然是

一島夷耳完國賦外遂無以爲百口炭公或未肯信也  
禹又去附此不一

又

世貞備乏鄭鎮時檢橐中稿忽失數卷竟日惘惘不樂  
已得之他所乃歎曰是不足愛也而不能割奈何曾以  
不携家故有羨廩而其地饒梓乃屬梓人剖之聊以藏  
家塾備遺忘而已而爲親知者所伺強之又不能閱誠  
知其礙拂息召謠詠然而不敢自悔者彈射之所加雌



黃之所被尚足受而能改也豈其敢謂一家言以希後世名而執事海內龍門也片言華衮疇不悉之且僕素獲幸於執事又疇不悉之執事以僕之幸而過賞其言海內以執事之賞而信僕言大惠也以僕之言而累執事明大罪也以故雖一及之牘末謀之次君然而不敢專价布幣以啟者有此懼也乃執事忽然惠賜啟械之際知爲叙言踴躍絕倒即牘未既驚惶悚仄汗涔涔下矣執事謂漢以長沙嚆矢兩司馬加盛焉而明則北地

肩長沙僕與于鱗肩兩司馬又謂兩司馬於詩書之教不相兼而于鱗兼之又謂于鱗不盡得僕廣而僕間一二企于鱗詣者則是僕遂抗膺而蹤古人也天下固已悉執事之幸僕矣僕尚一二僥倖執事之賞以苟有稱其以僕不腆辭而波及執事者能無八九也雖然執事文美矣盡善矣論篤矣縱令天下後世盡廢僕言不能廢執事叙也曹子桓知文章不朽盛事而不能令思王公幹輩潤色品定之乃區區致銜結於成侯之玦玉僕

嘗快其不倫今於執事百世感當何如也辱委伯母誌  
銘非不欲有所效然狀筆之爲春秋孔氏也非呂氏也  
其何能加焉勉具草焚薌拜而進之其加筆削而後登  
石烈女事奇甚傳又奇甚此皆貞所借而不朽者也不  
腆另具統惟鑒納幸甚

又

掩關日忽次君來以公之手書及大幣至因得長跪問  
太公安及公孝履良慰不佞所次太夫人誌銘以懾公

狀都不成語乃至災石能無媿也弟爲七情所鑿一行尸耳而天慈見憫證遇非凡故知真誥所紀語語皆實恨根鈍障深未有以仰承之公多生中法器也靜中亦自一返照否次君折節禪門數叅龍象已非昔日仲淹矣主人見弓影而病安能以杯勺因客公毋慮也公既以許表仲蔚墓即延陵劍諾矣安能以一切相例盲子方用幣於公次君便宜却其二布餘書刻香匣惟少慰其誠幸甚目疾不能執筆亮之亮之

又

次君行後爲仲蔚請不朽計當已達矣青烏晏生者持  
公札見示方爲二豎子把頭足展轉一荒園目瞠齒擊  
不能讀且蝸廬螳封兩已成無所復勞之爲治裝及稱  
之一二友生處小不落莫行色耳公禪除計已及期日  
侍太公杖屨無起色第如宗社蒼生何弟厭苦此六尺  
身受役三寸管初賣作佛家奴近乃轉徙稱道民惠子  
五車不啻作龐居士輦置海矣公長於弟一歲固自松

栢亦宜少斟酌。鴟夷子皮汎五湖。客江淮間。小侯倔彊可也。弟於九月入精舍。欲焚棄筆硯。僅留一管。以薦公珠玉。側而未覩全篋。是以遲遲然。異日終不敢負舊戍陳生感思。造云欲奉謁龍門。貪附一信。不覺縷縷秋氣初深。加飧自愛。

又

戍卒自礪中歸。得次君報札云。小豎咄咄來病。君子且遠竄矣。尋次君之紹者來拜教。亦如之。玄冥行夏令武。

安頻陽之虐遍江介雖僕與元馭丈幾不免焉入圜氣  
乃小得舒耳先師云期以重九日揮手辭萬衆剎那立  
化有辭世歌不知即老丈所傳者不又自贊六語往往  
類懸懺者不若所答諸善知識學人數十種皆精切至  
理如六祖禪又如大醫王藥也承獻歲欲見訪紫氣北  
來肉眼尚能識之第茲時恐拜新命前茅所指當不罪  
野人以野服見也比爲元馭屬草先師傳得萬餘言其  
事頗詳覈不經化工筆恐不足稱也更五日可脫梓無

及美後當致之公能有意否僕已棄家兒子輩團焦中  
一瓢一緼損餉洪涯先生物既不可却復無可酬如何  
如何大集完者即不敢以例及不文辭糠粃之導也冬  
寒自愛

又

沈君典太史來謁辭師龕而後北首沾沾得御元禮云  
卧齋閣者五日公拏舟送之可得六十里幾欲同載至  
吳閭以糧盡而返此君自負相法出唐舉上謂公疑如



喬嶽又似獅子王必須受應侯印審爾吾儕小人可以  
鼓腹含哺矣仲淹向者虞其龍性乃聞湛然冲然如謝  
傳終日無妄語將繇麴生爲木义扞耶昔讀馬新息傳  
論季良伯高事後季良以事見法而伯高至二千石終  
謂爲知言及攷真誥伯高用謹信獲度爲地仙乃知任  
俠之去道遠也弟雖已捨家入觀爲元馭學士有晨昏  
戀不能被髮入深山僅作一焚誦頭陀而已脫苦海却  
滯淤泥彼岸尚自遠邈可歎可歎仲蔚墓草宿矣盲兒

迫欲得公文數刺促耳境幸念之倘有以慰地下也適  
舊戍便附此併上仙師集不一不一

又

戍卒還致公手教初啟封而以碧紙署則大駭既讀知  
太公之歸道山也酸鼻者久之念太公獲封時猶盛年  
今者副八座開八袞與太夫人差池庶境公擁笏垂魚  
率仲子以左右侍養倫常志物之備人世無擬即太公  
履順而逝當無復小遺念虞公無涯之孝思有不容三

公易者此非筆舌所可釋也聞夏來善病用艾至百壯雖已全復不無有關肺腑公之身天下萬世身也惟小自消息以全大孝貞比轉入一室焚誦之暇閉目冥坐酒取敵寒不過三勺食取禦饑不過二簋然羶膾絕矣筆硯行且焚棄而獨以千里之外生平故人地下托不能一一都謝卒讀公教則既命之其若荒落何家弟愛身而能知足得小幾微迂遂投劾耳非以為名高也公粲然在疚而能念之即爲道尊意蕪詞絮酒托之一介

不能如南州躡屨千里如何如何餘不具

又

惟是太公大故貞不能倣南州故事一絮酒新都之几  
而乃勞次公直杖千里扶服稽拜公力疾而命之辭又  
副之大幣以地下爲托毋論不佞竊從子弟行即所不  
欲效犬馬之報於知己者有如日所愧三載來警曉筆  
硯等之娥睽捧心而惴畏其鑿劇驕不我受役者久矣  
抑諺有之物無兩大是以太陽麗天燭火歛熄公如欲

不佞吐一言何不小制口腕而務極千古之變如茲狀哉即不佞何以屬橐鞬焉有潘之恒者致其家狀誅輓之類凡數十篇即自抑以下駟皆驄步也此皆得公爲方圓之至弟猖狂三十年而吳門市態猶故真足愧死偶腦滿及之道人作薤蒜興渠語令諸天迴鼻可笑可笑讀公書具善病狀詢之次公亦云然冀已久隄祥太公履順而往於人間世無復憾矣千載之軀幸自寶愛其他眷屬搏沙耳又文思亦宜暫寬誠知斲輪游刃能

無少累方寸第一象罔耳母疑其妬婦口也次公腴澤  
殊足喜象先何以尚留錢塘耶彼地驕卒脫巾肖甫暫  
出鎮想當一相聞明卿再以近製來沾沾水國夜郎王  
亦自足生活獨蓀城墓草且宿耳言及怱悵不一

又

解鴈紕整得八行雖爾寂寥知爲明公手筆了若覲面  
第中所云瞑眩咯血及讀次公書辭甚危今雖已勿藥  
猶自凜凜前覲次公云公年來衣綿須五重漫謂腹圍

如孔父何以乃爾固知此血從嗣宗慟得來將無苦子  
雲白鳳之夢乎兒子不學而暴得名弟之謗乃自挫無  
幾時復染指世福益我疾疾耳公骨肉我故爲我喜欲  
狂當不爲我悲也太公已荷天子寵靈光施於汪世世  
也敢忘刀筆之效俞仲蔚子刺促以矣不能不代之致  
聲念公苦而復以苦公者請亦老人十掬之一也呵呵

又

周侍御來得書知道體大勝於山園領教時殊爲暢慰

弟已於新歲誓不受筆硯責計獨有一壽言及遠遊賦  
逋未完耳穀日方杜門而亡何再濫除目即萬萬無可  
出而具疏上書及往返無益於竿尺苦不可言尋先師  
微旨似不欲弟遽被髮入山又不令尋小行逕此生無  
復望不免作圓澤例行不又知有符繻否也周侍御所  
難在破格耳格一破則早晚亨衢元馭近方有戒不作  
政府書當從容臾之適明卿過此欲留小時暫遊酒食  
獄如何造物者私肖甫甚而妬德甫遂奪之可歎春事



漸深強飯自愛

又

前是里中兒歸得一扎知入春善酒食健飯而曹子念  
自武林從潘生所復袖一扎乃云稍不如前於杯勺亦  
疎章臺春色久不挂尊臆當繇筆硯間小受累耳精思  
能蝕脾土唯裁省太甚何如辱諭弟之玷除目與太原  
出處不相關乃是楊石孫趙三四君子見鑿混沌以了  
彼一事弟亦只是不忍負所念非敢計及它也乃今所

日間見則畏途羊腸苦海鯨鬚誠不忍以半殘之軀餽  
之耳別紙具見公高尚少年責人如東濕公千古軀安  
能杯棬與之周旋弟既竊知己誠不欲相溷也李本寧  
久在硤中想諸賢大能居停弟文責亦漸疎秋涼當勉  
撰蕪辭一稱封人之祝便可焚筆硯矣仲蔚墓表不謂  
尚未脫稿盲子日刺促不休無以應之奈何餘不具

又

弟以重九日轉徙村落杜門深居即猿鳥無相窺者久

而家弟遣一檄至啟之則爲貴里人方生書又一檄而  
我老丈之蹟儼然焉其爲方生徼不朽於其皇考錢唐  
守即毋論吾丈惓惓而錢唐守文苑中快士也弟豈無  
執鞭之慕如綺語誓在世尊所何然家弟業已先辭之  
矣弟於九月初即詢戚少保請草老丈壽言一章十月  
初復徇黃舍人請繼草一章其時未即誓也雖然爲吾  
丈而小渝謹固甘之矣錢唐一僧來言老丈爲伊蒲桑  
門之饌廣供五十大善智識作華嚴會踰兩月而後解

計方深居禪觀不容更相瀆以塵中之辭今且在世法  
故自不可廢弟自經卷衲袵外不以一物自隨搜兒子  
橐得二幣至薄劣不堪玷筐篚有未將之敬而已舍人杳  
然無一介來索草甚可怪今托吳城工書者章藻作正  
行二帙先以奉覽其書或可留也嚮歲見過及相送分  
題都不記韻草草二律附扇頭去似覺賢伯仲未免失  
約倘成爲我書一紙欲置之楣間勿更金玉爾音也家  
弟碌碌見誘世網而不自覺無能挽之如何奴子逼歲

除幸速遣歸爲懇

又

昨馳舊蒼頭裹糧爲餽中行而心猶搖搖如風旌今者  
得八行便如世尊伏兜率天降矣區區蔬筍長辭亦何  
足當膾炙而顧有嗜焉豈天宮玉樓亦須人間措大語  
耶緣知命時狗黃舍人請而今適後有戚少保之役故  
于叙中不能不及之戚公書來言明年亦欲得文以爲  
不佞光重則鄙言者一巨鰲餌也弟貞所不忍齒者誕

所不敢聞者壽公如有意乎於六尺蒲團地得法語數  
行足矣聞以茲月爲先司馬作無遮會而蓮池和尚亦  
預焉此子今之遠宣也得一人齋勝齋五百聲聞衆矣  
弟苦年來益見嬈衿裾不羶而蟻寢洩亦礙不得已轉  
徙深落爲逃影之所何嘗有所希證公勿輕聽次公言  
次公好奇多聞或欲借以作方便津梁耳杖履果東即  
夏甫安能不徹土室出相周還亦欲令公見我土木也  
家弟終維時網無力挽之奈何物情滔滔有一言以解

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公善自消息相與期出世之業  
不盡

又

今歲雖欲謝筆硯屈指公懸弧之旦必欲破例爲之而  
黃光祿乃以書幣請若乃區區之誠別寓之詩歌而已  
公以文章主海內盟九合一匡齊桓爲盛自今雖衣裳  
之會亦宜少息以蕪養黎元弟尚爲人刺促不休重九  
後即轉徙入深林一蔬一衲度日而已仲淹意似欲公

且事禪那次脩三摩鉢提不敢不以聞也

又

前是得大教謂且偕元敬少保而訪我弇上則喜色油然見大宅已聞元敬錢唐信則又喜已客至云曾讀所刻三游記云云則又大喜已元敬子然不以老丈來則黯然而沮詰老丈所以不來故爲仲君之羸疾也則又大沮元敬業爲言仲君卧起須力奄奄不能久語也乃使人蹙額恨不能翼而飛度硿中一問湯藥也獨懸大記



堂中率子弟羅拜而誦之所以千古不佞至矣第知我者將以老丈舒舌不至鼻不知我者廢幾以我爲亢桑無趾之流而我何以應之仲君所苦既久恐湯液未易奏必籍蒲團百日而勝亦有以此道進者否元敬之容色悴矣然尚能轟飲飲酣尚慷慨有封狼居胥意弟謂不虞少保不推轂至推轂將有所不忍言者幸吾鄉元馭一瞑眩藥國是旋定吾曹得偃息衡門之下即元敬裹白幘而從赤松子游可也潘生役便附此候動履志

鄙感仲君有起色幸以示我不一

又

介還附不腆以謝計久徹記室矣傳道履殊清佳次君  
亦有起色良慰弟鄉居苦小警而客多相跡者復徙入  
城酒肉徵逐展轉無是處畫虎不成徒供人笑資耳昨  
偶與吾鄉趙宮洗書士大夫語氣節則螳走而趨涉講  
學則魚貫而進獨文苑一途蒙氣尚在有忌無惜令人  
思李賓之楊應寧既而悔之弟此語亦迦葉舞也姜司

寇書成而強不佞序因得誦翁所撰序文毋論雄奇振  
絕鑿鑿史狐筆也第此公謂翁貶其師以見弟子美則  
有所不忍當再三求改訂亦厚道也翁姑應之而別存  
其藁何如劉子昏鏡之譏不佞又所不免矣客有李時  
養者善奕奕負國手名而其人善長者求謁門下幸與  
進之且爲一游揚於鄉黨幸甚花期之約倘紫氣遂東  
當掃來玉閣以竣不宣

又

昨者元敬少保至則出翁所撰滄洲三會記焚香誦之  
千八百言言華袞譬之服神丹者雖喜其能洗髓而愛  
其不得當也乃不及一壽字使不佞可奉以飾茅堂之  
壁大貺深矣德星熒熒若移部而紫氣未東則元敬一  
稱仲淹病狀至稽行李益不佞之致悵於雲雨之虛無  
者淺而致疑於不測者深也適潘景升有一急足便附  
此况門下矣方爲客所苦買舴艋跳之泖湖湖中三畝  
地塔院據之高可以眺深可以隱殆不減維摩丈室尋

復見跡逐狼狽而返則翁之使者以大誨渥幣至矣使  
者文其辭謂爲候即非候而出翁筐篋何忍言返雖然  
知翁之必我亮也敢拜嘉一二以見遠憶承許示春仲  
之期花事小繁遠上人豈特寬約當手操軍持貯米汁  
以待仲淹有起色且新詩奕奕足徵無恙不似吾宗家  
馭以身作渠兄出處也元馭悲思之極必欲歸第上意  
留之決奈何弟稍頑健正得酒食力耳絕無毫髮證曉  
可歎可歎驟寒爲道自愛

又

賢小阮偕其友吳子儼然而過我則以門下之尺一見  
示俾踐成言而西新安佳山水生平在夢寐間况中散  
之駕稅吾華門者四矣而不一報第尚得稱人哉季秋  
必發裝所不踐成言者有如日承示諸入硤道縷縷若  
指掌公之念我切矣老人不任跋履當必從水明卿豈  
能受約本寧庶幾然聞有生母之戚恐未易出亦不必  
煩諸君子此間當挾子念或騏兒侍行也仲君豫之六

五未覩起色前所受喻君術神驗第恐下部痿痺者氣不能及耳如公必不宜緩須於卦數前行之見時當爲相傳餘不具

又

前賢從還馱并有故人劉子天民便俱附一書想已達矣劉似淹留彼中想老丈已下榻第渠所傳每之驗否仲君比何似弟飲噉差勝前膚色腴粹次兒宿病漸除小者婁試有司不落夾從兄筆硯間若足慰者而老妻

驟得末疾甚危僅可不死耳都無復起色愁霖滯淫饘粥之地匪爲巨浸眷屬委頓尚可以搏沙一觀解之若啼饑敲朴之聲則匪直停耳已也蓋剝膚矣向期於八月九月叩玄亭陟黃山禮白嶽轄且脂矣而先君子荷上恩得從六卿例祭葬有司定於彼時成禮紛紜至冬畏寒未能出門篤慚巨卿捷遜叔夜計老丈聞之當爲於邑也明卿信來似欲東訪恐亦作子猷故事適汪禹乂之孽子元勳來貪附一信此子粗似有意其家縱不弟



蓄之即古無枚臯哉屠長卿大拉攏可歎不如徐茂吳  
翩翩作唐人語也淹佳二仲致聲不一

又

不奉德問者幾半載矣弟所矢志而成硯中之轄者自  
元旦以至八月如一日也而會太守期以季秋將天子  
命上冢則諸邦君大夫宗黨戚執牛酒日至匍匐而踵  
門叩謝者無虛晷至孟冬晦稍息肩而區區復濫除目  
矣病弟得告自江口入孟河馳往候之凡半月所而始

見則羸然非故狀矣歸上書乞骸杜門待命然朝夕從  
病者所視湯藥憂疑百端忽忽如作惡夢新歲初乞骸  
之請不遂擬復上書陳情而輦上君子且以大誼見誚  
亦會病者稍有起色始謀以仲春望前西發然尚欲謁  
白嶽歟黃山拜老丈於里第以踐夙諾取宣城道之白  
下而親友及子姓羣咻之雖病者亦以爲不可故黽勉  
改道京口登北固望浮玉慨然歎焦光之不可作冒雨  
抵龍潭晨游攝山頗窮泉石之勝則又自恨此身之不

能作明徵君第悚然而以江令之忘國辱已爲戒諸比丘道老丈盛德津津不容口且謂五月中結夏此山門也喜而志之三月朔之部任留事號稀簡第初至不免有公私累然頗以其間涉獵諸名勝閱孝陵垣飯靈谷寺將廟叩中山王墓讀高皇帝碑出訪袁抑之先生於天界寺已偕羣公餞之燕子磯飲魏公北園尋縱游東西二園及齊王孫同春園訪友高坐寺踐雨花臺憩木末亭而後返今復且應姜宗伯王鴻臚召有牛首獻花

之集後先皆有詩紀之差爲不負王生暮年弟猶不能  
如抑之之以葛巾芒屨散浪取適也此境故佳然月不  
能七日日不能三時耳而歲災民饑米價騰貴寒雨滴  
瀝二麥可虞四野多經瀆之草六師露脫巾之萌刺耳  
蒿目不忍視聽兩得里中信饘粥之業與魚鱉共百口  
嗷嗷無計可哺而白紙催租督責不已加以病者如家  
弟刺促醫藥進退叵測老荆宛轉牀第死生未分輟食  
廢寢無時無之村童三四人鮮可與語者仰屋竊歎而

已區區七尺僅以外境養之而以實際銷之乃悟老氏  
有身之患而吾薄伽婆無生之樂也方司徒每語必舉  
老丈云八月當過此又賢從一醫云以八月來僧言五  
月者誤也瓦官寺刻兩記於石且香火吾二人一給事  
杜姓者上疏欲盡廬其居鎔其像人其人以自附於昌  
黎氏之後雖知其說之不行不免小耐不敢作彼檀越  
耳謹願一介奉咫尺之書代身以叩門下不宣

又

前墨客黃生來得手教既而賢從叔來教復加詳且有  
文事四品及機杼之製種種未聞臺城士人更拜剡下  
巖穴餉也當賢從叔來適得亡弟計四體若判五內俱  
礫委頓六尺簾上血淚滲淫了不知所云亦不能作一  
小語今者鬼神小定廼敢以狀聞左右始四月初間亡  
弟問其時已委斂見所寄析產書遺囑之類以爲不得  
起矣俄而頓能啜肉飯步履健迅與僧無心有縱談出  
世法往來澹圃東第若不病人弟用是得自寬然微聞

病根未除而頗覃思著述料理花木課子教荒種種不  
廢心甚憂之至月之十一日忽暴發十三日始絕粒十  
四日猶自力作訣弟書數百字語不及私頗虞及國是  
以不朽奉托次及元馭明卿甚暫而理結法亦不苟復  
呼無心有誦佛號千遍街鼓動坐胡牀呼水濯足已復  
危坐瞑目小時遂逝次日就殮膚色和柔不碍伸屈訣  
書中自謂有定見定力當果爾逝者得此亦千百人之  
一耳弟業六十餘死亡無日豈堪邁此光景初擬明歲

次挂冠亡論相守淹速欲以一把殘骨付之而竟乖變  
若此且先王父司馬公有諸孫六人諸孫女四人今漸  
盡矣獨弟玃然與影並而已計長於此子十年弟不死  
而此子死者何也渠名行粗自立仕至京朝官第四品  
三子皆已蘄然頭角異時循吏文苑苟占一姓名且有  
太史公在亦何恨死次公比想何如承示意有命駕之  
期鍾山大江茲時已氣色弟當爲亡者百叩首以請不  
朽先此附聞少君異稟故亡俟貲郎然次公既不任胡



不舉故繻歸之餘不具

又

每得翁教多從貴里人携來貪聞起居一二而忘倦接  
然其去或不以辭遂不能悉作報嚮者傳重九後出硤  
矣又云以少君弄璋之慶且止昨讀手教乃果然爾毋  
論弟心折即天闕石碓龍江玄武之間色飛而復沮者  
不知其幾何時矣昨見余中丞報政剡翁褒然其冠一  
剡何足以重大賢君子要自采風者自爲計不令人呼

俗眼耳張給事房侍御闕而累王中丞如張所謂二十  
年弄馬騎反被驢撲者要之告訐一開局體遂變居間  
之書可從易作耶弟自亡弟變後又覩平生故人如張  
肖甫及戚少保陰司馬徐魏公皆小我一二年倏忽傾  
棄以故渴欲歸理容棺之墟前月孟浪作小建白旋上  
書乞骸倘得請可以取道白嶽報叩門下菽以亡弟喪  
不能它行耳丁明府自是佳令又能以文雅飾之大計  
當在高第選弟向滯人股掌間安能爲力此間大有斷

斷者當不足相害也筆札旁午殊不盡意亮之亮之

又

數拜尊丈書雖多爲鄉戚執先容者弟因而得承動定甚慰懸注故都爲新都士人數無五日不相接則尊丈之七箸加損靡不悉之次君第如故要之斷房室裁酒食減勞思是養生第一理其它導引服餌損與益略相當毋輕試也聞仲嘉有意外訟今定何如不致大損案否不穀以亡弟之變忽忽思東歸小有建白隨上書乞

骸而微情未徹至厯勉留輦上君子有謂即十上而十  
不聽者如何如何歸亦無一尺寬眉地蓋興本自消索  
邇來併生趣亦適盡矣兩猶子來相與抱首痛哭小間  
料理其遺詩文得若干卷刻之次第其事爲行狀新歲  
則令其馳叩門下懇七尺之碑以不朽也昨得一信鄉  
衮少傅公推轂尊丈甚至銓曹第以無缺柱之缺至當  
無以解也尊丈豈以一出置靈府要自公論不可泯耳  
邇者龍蛇特甚多年閔蓬頭亦化去特化跡瓌奇磊落

故是異人羅叅知聞亦能瀟灑似猶在亡弟上大抵苟  
於心鏡小磨洗亡不效者吾曹爲筆硯葛藤無了期要  
須借黃蘗師蕩除之胡元瑞至瓜洲而病五十日不食  
氣息惛然昨自力遣信求不穀一傳以瞑大可憫也即  
勒令南矣程司農丈方豔其盛而遽聞訃音世界直是  
缺陷令人懔然黃生行附此力薄不能有所助也不一

又

前從楚邱人得老丈教言欲爲玄嶽結禮拜緣第留都

自一二中貴外無可語者而此中貴又爲與繩丈共以  
阿育舍利殿緣前損其橐似不能爲馮婦矣弟却有所  
懇密藏上人者法門中龍象也欲盡梓行大藏經如磧  
沙尼故事其發心甚誠而爲利益甚大與繩及馮太史  
開之各叙其緣起即弟亦效顰焉顧未有大展法語深  
啟信心若老夫者老丈得理幾於裴相國張天覺運筆  
隄勝白香山蘓長公倘不惜一刹那揮灑當使毫端時  
現舍利眼底悉證菩提三天子鄣善信林檀施雲集不

日成之老丈功德與迦葉難陀並重必不唐捐矣亮之  
念之餘不具

又

弟以五月將發金陵而仲嘉至自硤中出老丈教及雅  
貺展閱如奉顏色自是間夕輒一會仲嘉亦稱之諸公  
間然不能有所道地六月四日河橋與仲嘉別九日抵  
廣陵一晤伯子屬有楚中使事治裝忽忽徵其橐甚垂  
十二日抵淮陰其夕急足以移官之命報爲停三日發

公移與書之三相國太宰艦首南矣二十三日抵家自  
計倖免襁褓干謁之苦且獲以其間掃先壟息園廬於  
私計頗便第撫亡弟殯宮與孤嫠相對長慟歸則病婦  
卧內病兒卧外舍人子告旱災者纍纍出游里中問存  
故人多爲異物往往折心畏影復以讞審之期迫不敢  
多戀桑梓且圖中秋之太平門外行堤柳間矣獻歲必  
當自力上疏乞骸念老丈東山之卧甚堅而廟堂大有  
物色者或出或處同心斷金故不以區區形跡間也即



弟苟得請而蒲輪尚未下決取道奉謁從杖屨黃山白  
嶽間所食言者有如日亡弟倏已過暮歲矣葬期在庚  
寅之臘敢倣東京諸九列以下故事不佞具狀草而以  
墓碑請兒輩在苦次不能躬走硤中九稽顙堂下所具  
先弟之遺幣唯老丈念而存之埋土之骨所恃以不朽  
者在老丈九泉而有知也其敢忘踴躍秋氣漸清爲道  
爲天下自愛

又

弟以二十五日抵都門更二日履任所謂男子張君嗣  
附之疲欲死者僅餘氣息而已讞審發疏不爲苦獨作  
長安交游書近五十函頭目爲岑岑故不能如劉僕射  
一日百函然須蟬緩不休不若彼時之寥寥數語也尋  
吳太學稼澄來已張貢士文光來已余宗漢來獨張袖  
中出老丈書談近況良悉仲淹至不能啖粥而僅舉乳  
勢亦亟矣不知老丈所餌大丹可用否弟之疚心益不  
特談席而已也諸猶子所遣奚雛既已在彼恐不能恣

然斥之且歸成風貫虱之手能忍不爲吾生死兩人一出耶張生頗淋漓但未經繩削吳生已離汗血翩翩神駿當與徐茂吳分鑣此間比當亦逐客客無所之則當走馭中道聞馭中米價貴極纍纍皆有菜色方司農尚不肯歸客何所得食計亦左矣時事大不可聞吾曹大臣小臣在朝在野日相尋閱以招卞莊子之刺良可歎也弟一過新歲即上書力請骸骨以老歸必不負齊雲之約以病恐有所不能矣吳使便附此不一

又

猶子之一介回得翁爲亡弟墓碑勝於中郎吏部遠矣  
此子前死事事可痛獨此一端差爲幸耳即以付猶子  
使覓七尺佳石及公瑕之尚能握管付之剗剗流膾人  
口吾曹竟當不知如何也猶子所上器幣比之元微之  
家贄白少傳不能十一而不見納愧何可言大貺勤存  
弟却不能偃然自蹈不恭外薄有所侑非敢附於獻綽  
也仲君噉粥無苦誠爲大慶知高居太函絕跡塵鞅下

土之士望若以爲崦嵫廣成而順風下拜者時時有之  
蓋吐握之夙風所致也弟報政一事橫爲忌者所誣賴  
上聖明洞察得以無它然失足羅網自貽伊戚夫復何  
言今唯有懇疏乞骸而已往者以六州四十三縣鐵爲  
錯今者以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也仲嘉比何所往審  
象先如翁所云留之硤中申以義方之訓可也明卿所  
苦殆尤甚時事消息似不能佳兩鄉粒食艱已極矣將  
來不知稅駕之所一歎

又

承以邇者流言之故專信馳書見慰至七言二律貴於  
雙明珠遠矣弟留信且兩日欲效狗尾之續而一語都  
不成既幸無催租人何緣興敗良可耻也公知弟哭吾  
仲耶不知又哭吾猶子駟也仲有四子此兒長而最賢  
不意奄逝豈惟家室之痛悲哉血肩已絕唯子婦有姓  
八月或庶幾萬一耳弟乞歸疏又再上矣倘不賜允明  
春必當引疾乘新水歸海上掃跡先塋不能復出事諸

少年也鄒考功始爲弟辨疏留中耿御史大夫之疏更  
自過情幸爲人所沮然不合刻置集中徒增一番煩舌  
耳伴過桑榆百念俱冷不唯毀者不螫舌譽者亦一切  
無味出處之趣要亦同之張萱到否此子材似勝文光  
翁晉詩故精深然未遇之人不宜遽工工則造物見忌  
恐以自沒得次君書神采奕奕故知其健飯也餘具渠  
書中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五